

紀念長征勝利90周年文藝晚會《長征頌歌》今晚播出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紀念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電視文藝晚會《長征頌歌》，於10月22日晚8時在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播出。

晚會由中央宣傳部、文化和旅遊部、中央廣播電視總台、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北京市委主辦，圍繞「弘揚偉大長征精神，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主題，通過「浴血之路」「轉折之路」「連心之路」「信仰之路」「勝利之路」五個篇章，深情回顧紅軍長征艱苦卓絕的壯闊歷程，唱響「新征程是新的長征」的時代強音。

晚會從歷史中獲取創作素材，融會音樂、舞蹈、戲劇等表演形式，讓偉大長征精神激盪起雄渾昂揚的時代回響。新創作品《血戰湘江》講述陳樹湘烈士「斷腸明志」的故事，藝術化呈現紅軍將士壓倒一切敵人而不被任何敵人所壓倒的英雄氣概。

《越雄關》運用情境舞蹈昇華演繹「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的豪邁激情。情境朗誦《我們的長征》、領唱與合唱《征程》生動展現全國各族人民把宏偉願景變成美好現實的堅定信念和奮進之姿，鼓舞新時代奮鬥者在習近平新時

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以實幹成就偉業，以奮進開創未來。

晚會於10月22日晚8時在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央視綜合頻道、綜藝頻道、國防軍事頻道等電視頻道，央視新聞、央視頻、央視網等新媒體平台播出。

中國政府友誼獎得主 跳出書本觸摸真實華夏山河 英國專家體驗長征路 盛讚長征精神



「在傷亡、飢餓、疲憊與前路未卜不斷疊加的情況下，一支隊伍為什麼還能繼續向前？」帶着這個疑問，年過七旬的中國政府友誼獎獲得者、外文出版社原榮譽英文主編大衛·弗格森，用六周時間重走長征路。從南方的莽莽群山到西北的黃土高坡，書本上的歷史化作眼前真實的山河，也讓這位在中國生活20年的英國專家，重新理解了長征。

「縱觀近現代軍事史，幾乎找不到這樣一場軍事行動可以與之對比。」弗格森接受《大公報》專訪時感慨，「長征的精神並未隨着1936年長征勝利而成為歷史。九十年來，道路在變，任務在變，中國面對的挑戰也在變，但長征淬煉出的精神力量，仍在一場又一場新時代的『長征』中澎湃不息。」

大公報記者 李暢北京報道

過去20年間，弗格森參與過數十部中國政府白皮書及重要文獻的英譯工作，對中共黨史和長征的基本脈絡並不陌生。但在他眼中，以往的認知「就像一幅只拼好外框的拼圖，中間缺少太多具象的碎片」。

「文字再驚人 也比不上歷史現場」

這一次，他暫時合上書卷，走進了那些地名背後的真實山河。六周時間裏，弗格森跟隨中國外文局「同走長征路」國際傳播工程，從江西于都出發，沿着紅軍長征的足跡，一路追尋到陝西延安，其間走訪重要歷史遺址和紀念場館，過去散落在書本中的地名、人物與事件，開始在現實的山川之間彼此連接。那幅只有輪廓的「長征拼圖」，一點點有了血肉。

第一站于都，就讓他看到「長征」不僅是一支軍隊的遠征。1934年10月，中央紅軍準備渡過600多米寬的于都河，當地群眾幫助籌集800多條船，並將家中的門板、床板等送去架設浮橋，有老人甚至拿出為自己準備的壽材。為躲避敵機偵察，軍民傍晚架橋、凌晨拆橋。那些從普通人家中卸下的木板，一頭連着百姓的生活，一頭鋪向一支隊伍未知的遠方。

一路走下來，弗格森不斷試着把眼前的山川，還原成九十多年前紅軍面對的處境。「文字描寫得再驚心動魄，也

比不上真正站到歷史發生的地方。」他感嘆道，書中所謂的「險」，是幾乎迎面立起的絕壁；所謂的「密」，是層層疊疊、不見天日的原始叢林；所謂的「急」，是直到今天仍奔騰咆哮的江河。「很難想像，怎麼帶着一支軍隊穿過那樣的鄉野，又怎麼能在那樣的環境下打仗。」

然而，令弗格森更為震撼的是，紅軍所面對的絕境，遠不止於自然環境的山高水急。他們要攜帶武器和物資，要照顧傷員，要在長途跋涉中保存力量；前有險關，後有追兵，在一些戰鬥中，敵軍更佔據高處和險要位置。僅僅穿過這樣的地形，已經足夠艱難，更遑論在其中組織一場又一場攻防。

「只要信念不滅 四面皆是前方」

在重重絕境之下，這支隊伍為何沒有潰散，反而能蹣出一條生路？正是在這樣的歷史現場，弗格森反覆思考的問題，也有了答案。

「長征是一次戰略大轉移，他們始終在向前走。」在他看來，「向前」並不只是地理意義上的跋涉。「縱然行軍路線幾經迂迴、戰場態勢瞬息萬變，紅軍卻始終清楚為何出發、又將走向何方。越是在漫長且充滿未知的行軍中，清晰的目標感，便越是支撐這支隊伍在絕境中破局前行的精神力量。對他們而言，只要信念不滅，便『四面八方皆是



▲弗格森（右）跟隨中國外文局「同走長征路」國際傳播工程，從江西于都出發，沿着紅軍長征的足跡，一路追尋到陝西延安。受訪者供圖

前方」。

在弗格森看來，長征能夠一次次從危局中打開局面，更離不開卓越的領導力，而毛澤東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認為，卓越的領導力尤其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能夠凝聚和鼓舞隊伍，二是越到危急關頭，越能保持冷靜。

「一旦領導層陷入恐慌，這種情緒很快就會傳遞給整支隊伍，最終造成混亂。」弗格森說。長征恰恰把這種領導能力置於極端考驗之下：兵力銳減、強敵圍堵，前路不斷變化，很多時候甚至沒有現成經驗可以遵循。

道義會議後，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等

指揮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不斷調整行軍和作戰方向，最終擺脫數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對弗格森而言，這段歷史最能體現的，正是危局中的領導力——困難越大，越需要有人保持鎮定、判斷方向，並讓一支身處困境的隊伍仍然相信，可以繼續走下去。

「長征的故事並未終結於1936年。」弗格森說。在他看來，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精神，絕不會隨着一段歷史的落幕而封存，而會在新的時代、新的挑戰中一次次顯現。在中國生活20年，他不僅是這種精神的觀察者，更是親歷者。

2008年汶川大地震，是弗格森來

華從事新聞工作後接到的第一項重大外派任務。道路崩塌、餘震不斷，惡劣天氣給救援增添了重重阻礙。但留在他記憶最深處的，是那些不斷「向前」逆行的人：「解放軍官兵、消防救援人員、醫護人員和民間志願者，從四面八方趕來，向災區最深處挺進，有人甚至為此獻出了生命。」

「改革開放本身就是一場新長征」

「那是我第一次極其直觀地感受到，長征精神在當代中國的體現。」弗格森回憶道。此後多年，從重大國家任務的舉國協同到發展進程中的攻堅克難，他又一次次在不同的時刻捕捉到這種「閃光」的精神。這次重走長征路，猶如一條線索，讓散落在記憶中的片段重新連接。「改革開放本身就是一場漫長的『新長征』。」

弗格森指出，四十多年來，中國面對的任務不斷變化：解決一個問題，又會遇到新的問題；越過一道關口，前面還有新的關口。

「儘管挑戰不斷，但中國總能以不服輸的姿態，將宏大目標化為現實。」弗格森說，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外部的風浪與圍堵，他篤定地認為，只要這種「絕不認輸」的精神密碼還在，無論前方還有多少「雪山」與「草地」，這個國家都擁有跨越一切的底氣。



►「同走長征路」國際傳播工程的中外嘉賓在廣西全州縣紅軍長征湘江戰役紀念園憑弔廣場駐足瞻仰。網絡圖片

神二十三乘組在軌致敬長征勝利90周年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到來之際，正在中國空間站執行任務的神舟二十三號航天員乘組，以在軌視頻形式向偉大長征深情致敬，告慰紅軍先輩「任務進展順利，祖國繁榮昌盛，我們不負重託」。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紅軍將士面對敵軍圍追堵截，轉戰萬里，歷盡艱險，勝利完成彪炳史冊的偉大長征。中國空間站飛臨祖國上空時，首位香港航天員黎家盈透過舷窗凝望着地球家園，地球上那條蜿蜒曲折的「紅飄帶」彷彿穿越時空依然清晰。她有感而發：「九十載春秋流轉，長征從未褪色，只是從大地鋪展到了星河。」

1956年10月，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國航天事業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艱難起航，一代代航天人傳承長征精神，自力更生、勇闖難關，實現了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歷史性跨越。

「70年來，中國航天人為民族復興而飛，以一腔熱血鑄就大國重器，用一枚枚長征火箭刺破九重雲天，在浩瀚星海中不斷標記國家嶄新高度，向着星辰

大海發起一次又一次新的長征。」首次飛天的航天員張志遠說。

神舟二十三號乘組由朱楊柱、張志遠、黎家盈組成，分別為航天飛行工程師、航天駕駛員、載荷專家，涵蓋了中國現役3種航天員類型。其中，指令長朱楊柱是二度飛天，曾執行過神舟十六號任務；張志遠、黎家盈均為首次出征太空。

「90年前，中國工農紅軍為民族生存而戰，以血肉之軀路破萬水千山，用鋼鐵意志征服人類生存極限。」回望長征歲月，朱楊柱說，「一種初心，跨越

90年於天地之間完成了一場最深情的相遇。神舟二十三號乘組在中國空間站，向先輩們報告：任務進展順利，祖國繁榮昌盛，我們不負重託。」

神舟二十三號任務是空間站應用與發展階段第7次載人飛行任務。今年5月24日深夜，神舟二十三號3名航天員駕乘神舟飛船飛赴蒼穹，至今已出差太空近5個月。進駐空間站以來，他們狀態穩定、工作有序，穩步推進各項既定在軌任務，順利完成了對太陽翼進行艙外維修、空間應用載荷出艙等任務。



◀神二十三號乘組由朱楊柱、張志遠、黎家盈以在軌視頻形式向偉大長征深情致敬。視頻截圖

香港媒體可助長征故事傳播全球

專業見解

在中國生活20年，弗格森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在中英兩種語言、兩種文化之間尋找準確的表達。作為資深外文專家，他曾參與《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至五卷、政府白皮書等重要文獻的英譯文改稿工作。如何把中國人的表達，轉換成海外受眾真正能夠理解的語言，是他長期面對的課題。談及如何向世界講述中國紅軍長征，弗格森認為，關鍵不僅在於「講什麼」，更在於「怎麼講」。

在這場面向全球的敘事中，香港憑藉獨特的國際化優勢，完全可以發揮不可替代的橋樑作用。

「不能面對所有海外受眾，只講同一種故事。」弗格森指出，長征所展現的領導力、勇氣、堅韌與使命感，本身並不存在難以跨越的文化隔閡，「這些都是全世界的人都會尊重的品質。」

與其先告訴海外受眾「長征有多偉大」，弗格森更傾向於把他們帶回歷史現場，去感受一個個具體的人在極端處境下作出的選擇：一

支遭受巨大損失的隊伍，為什麼沒有散掉？面對幾乎無法突破的天險，為什麼仍有人選擇衝上去？

「從『人』的本性出發，最容易跨越歷史和文化的鴻溝。」弗格森認為，講述長征不應只是羅列戰役節點與冷冰冰的數字，而是要展現個體在絕境中的選擇與堅持。找到人類共通的情感支點與生存意志，中國故事才能真正走進海外普通民眾的心裏。在構建這種跨文化敘事的過程中，弗格森特別強調了香港的獨特角色。在他看來，中西文化在香港交匯，也形成了獨特的國際傳播優勢。

香港是講述中國故事絕佳「連接者」

在弗格森眼中，香港正是講述中國故事絕佳的「連接者」。香港媒體既熟悉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又長期浸潤於國際傳播語境。在講述長征等宏大題材時，可以更多採用海外受眾熟悉的語言、視角和敘事方式，在中國故事與國際受眾之間搭起一座更容易抵達的橋樑。